

SCIENCE  
FICTION

一本年选  
一枚中国科幻的醒目足印

中国  
最佳  
科幻作品  
2017

姚海军 / 主编

# 中国 最佳 科幻作品

SCIENCE  
FICTION

2017

姚海军 / 主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7中国最佳科幻作品 / 姚海军主编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  
ISBN 978-7-02-013900-2

I. ①2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2128号

责任编辑 涂俊杰 李 宇  
装帧设计 陶 雷  
责任校对 杨益民  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26千字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14.125 插页1  
印 数 1—6000  
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900-2  
定 价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目 录

001	赵师傅	张 冉
037	天 图	王晋康
057	你在哪里	郝景芳
072	南岛的天空	赵海虹
081	云鲸记	阿 缺
116	尘泥之别	海 杰
134	扑 火	白乐寒
164	画 骨	谷 第
209	灯塔少女	宝 树
233	改良人类	王诺诺
252	火 种	索何夫
288	死亡之森	彭 超
335	推 演	苏 伐
362	小 蓝	许 刚
387	珍贵之物	赵安康
397	那疯狂又愚蠢的爱	猫爪君

# 赵师傅

——一位平凡的时间旅行者的故事

| 张 冉

## 1

这天下午赵师傅准时踏着枯黄的草坪走来，我下意识拿起手机看时间：两点三十分，一秒不差。他转过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，抬手打招呼，把手里拎的餐盒轻轻放在我坐的长凳上，说：“张师傅，菜还热乎着，赶紧吃。”

我问：“赵师傅，忙完了？坐下歇会儿。”

他答：“最后一单了，歇会儿。”

我掰开一次性筷子吃宫保鸡丁盖饭，他坐在对面，掏烟盒弹一根黄鹤楼点燃。这时蛋蛋从灌木丛里蹿出来，披着满身草梗树叶疯跑，我唤了它一声，两岁的中华田园犬撒着欢奔来，在我和赵师傅两人之间转圈。

赵师傅咳嗽一声，说：“那个，张师傅，明天中午要是遛狗，别到南区的水池那边。有点……不好。”

我瞧他：“什么不好？”

他伸手逗弄蛋蛋，说：“就是不太好吧。”

我就笑：“赵师傅还会算命看风水，家传的？”

他摇摇头，用烟头指点这个破败的经适房小区：“我不懂那些，就跟你说明天中午别去那边，你到北区就没事。别靠近水池。”

“会有什么事？”

“嗯，也没啥事。”

他欲言又止，我却再问不出来什么。

## 2

那段时间我失业赋闲，靠点储蓄过日子，每天打DOTA到凌晨两点，然后一觉睡到隔壁小学敲响午间下课铃。要不是蛋蛋憋尿到极限在客厅哀嚎，我能一直睡到新闻联播时间。我这个人没什么长处，学校学的忘个干净，工作久了更难长进，文不能测字，武不能卖拳，既缺理想，又没斗志，原打算混吃等死干到退休，谁知公司比我死得还早，回过神来，已经成了以睡觉为主业的社会边缘人，跟两岁的公狗相依为命。这日子过得跟北京的冬天一样死气沉沉，不过在存款用完之前，我懒得想其他事情。

每天中午我带着蛋蛋在小区里遛两个小时，我戴耳机玩部落战争，在步道上慢慢走着，它前后乱跑，经常不见踪影。这小区住的大半是老人，中午吃过饭抱着京巴儿西施睡午觉，我不担心打扰别人，也乐得没人打扰。

下午两点多，溜达累了，我会叫个外卖在楼下吃。固定在那么几家饭店订餐，时间久了，外卖小哥也就固定了，我一般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脸，只对赵师傅记得分明。那天他踩着咯吱作响的草地走来，远远地举起鱼香肉丝盖饭，说：“张师傅，你的外卖到了，趁热吃。”我当时笑起来，因为多年没听过这种称呼，小时候城市里

叫师傅是种尊敬，因为工人挣钱多地位高，现在大家都是先生和老板，师傅似乎变成修自行车和配钥匙行业的术语了。

我看看外卖软件显示的名字，应道：“赵师傅，谢谢。”

他四五十岁年纪，北方人相貌，眼袋和皱纹很重，显得愁苦，笑起来的时候也不舒展。聊过几次，得知他老家在河南，跟媳妇在卢沟桥租间平房开小卖部，没孩子，烟瘾大，抽软包的黄鹤楼，去年七月开始跑外卖，刚开始挣不着钱，现在升到黄金骑士，送一单赚一块六，每天跑勤快点，够吃够喝。

我有点宅，不大跟人交流，不过跟赵师傅能聊几句，一方面每天中午见面，熟悉了；一方面觉得他身上存在某种奇怪的特质，不由自主想多了解一点。我通常坐在南区配电室旁的长凳上吃午饭，从小区南门进来的人要到达这里，必须穿过一片脏脏的草坪——名义上是草坪，由于无人打理，只剩东一蓬西一簇的杂草，垃圾和狗屎遍布其间。外卖小哥一般宁肯绕行旁边的石板路，而老赵从初次登场时就走捷径，他脚步轻快地穿过草坪，灰色休闲鞋没有沾上一点污渍。

我当时问：“不怕踩到脏东西吗？”

他答：“不怕，瞧着呢。”

第二天中午我在同一时间定了午餐，留意瞧着老赵，他拎着饭盒走进小区，眼睛平视前方，每一步都踩在草坪干净的地方，步伐之精准犹如机器人在电路板上焊接电子元件。他走到我面前，递上餐盒：“张师傅，饿了吧，趁热吃。”

我说：“你根本没看路啊，经常来这个小区吗？”

他答：“来得少，来得少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在他身上发现更多难以解释的事情：他的电动车从不出故障，他的休闲鞋永远干干净净，下雨天他总提早穿起

雨披，保温箱里的饭永远是热的，我连续三天在相同时间订餐，他送餐来的时间居然也完全相同，误差在一秒之内。甚至有一次，我们在抽烟聊天，他忽然毫无征兆地向左侧跨了一步，一泡鸟粪随即落下，砸在水泥地上溅开。我当时惊奇地站了起来，赵师傅却显得诧异：“咋啦，张师傅？”他根本没意识到那是多惊人的举动。

一个普通到毫无特点的中年外卖员。一个谜。

如果我的好奇心像十几岁时一样旺盛，一定会对他刨根问底，然而现在的我对活着这件事本身都缺乏兴趣，探寻其他人的秘密，对我来说太过劳累了。

毕竟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外卖员只是送来食物的人而已吧。日子一久，也就习惯了。

### 3

赵师傅指点我“别去南区的水池”，这有点奇怪，我们每天生命有五秒钟交集，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，也没熟到随便开玩笑的程度。吃完外卖，饭盒一丢，我把这事抛在脑后，回家玩游戏看片儿睡觉，直到第二天上午在蛋蛋的哀嚎声中醒来。

时间是十一点整，掀起窗帘看看，一样是个雾霾天。我上厕所洗脸刷牙，抓抓头发，睡衣外面套上羽绒服，带着蛋蛋下楼。

蛋蛋是从前合租室友留下的，他离开北京去广州发展，留给我一条狗、一部电脑和一年房租，说狗没法上飞机，电脑太重不想带，房租是拜托我照顾狗和电脑的报酬，等他在那边安家立户再回来接蛋蛋和机器，我说不准他是慷慨、绝情还是缺心眼。他走后四个月，我光荣失业了，现在住着他租的房子，玩着他的电脑，遛着他的狗，有时觉得是替远在南方的他过着北方的生活。



蛋蛋的缺点是一出门就钻树丛子，很难管教，优点是不敢远离我，我玩着游戏慢慢往前走，它总会追上来露个面。这天我沿平素的路线，从北区绕个大圈到南区，穿过社区活动中心，向午餐地点走去。打完一把游戏，我抬头看看，正好走到南区的小喷泉附近，这个喷泉在我记忆里从来没喷过水，夏天一池绿藻，冬天半塘脏冰，除了养蚊子，看不出有什么作用。蛋蛋怕水，从不靠近水边，今天却追着什么飞虫之类，中邪一般向水池猛冲过去。

这时我猛然想起老赵的嘱咐，大叫一声：“蛋蛋！”

蛋蛋已经跃入池中，在黑灰色的冰面跑了几步，回头瞧我一眼，我清楚看到一圈裂纹在它脚下绽开，耳边响起冰层噼噼啪啪的绽裂声——尽管明知以我所处的位置，不可能听到冰面破碎的声音。我向前跑了几步，蛋蛋已经消失在水池里，水面旋转着一团碎冰和泡沫。“妈的，笨蛋！”我发足狂奔。忽然一根竹竿噗地刺破冰面，向上一挑，蛋蛋的身形就显露出来，它在水中猛烈扑腾，借竹竿的帮助游到岸边，嗖地蹿了出来，跌倒在杂草里。

老赵丢下竹竿，我才发现他身穿雨衣站在水池旁边。

“老赵，你怎么，你怎么知道……”我发觉自己有点结巴。

蛋蛋疯狂甩着身上的水，老赵侧过身子，任水滴打在雨衣上。“说了也不听，唉。”他叹口气，显得有点失望，“知道你不听，我只能过来。”说着话，从雨衣下拽出一条旧毯子丢给我。

我接过红底绿花的绒毯，蛋蛋就尖叫着冲过来，一头扎进我怀里，像刚出生的小鸡一样瑟瑟发抖。“屎货！”我用毯子揉着狗脑袋骂，“看你还敢乱跑，这下老实了吧，老实了吧！”

老赵点起一根黄鹤楼，举起手中的塑料袋：“给你带了蒜薹肉丝盖饭。”

我抬起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中午想点蒜薹肉丝？”

他说：“嗯，今天中午就不接单了，咱俩聊聊吧。”

“我家里有酒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，我带了花生米和酱牛肉。”他说。

我决定无论赵师傅说什么，都不再感到惊奇了。

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

#### 4

进了家门，蛋蛋一头钻进我用硬纸板做的狗房子，任凭怎么叫也不回应，哼哼唧唧发着抖。我丢几根牛肉条进去，不再管它，跟赵师傅支好餐桌，摆上菜肴，从厨房找出大半瓶牛栏山二锅头。酒是以前合租室友当料酒做菜用的，不过看起来还能喝。

我们吃蒜薹肉丝、花生和牛肉，喝了两口酒，我从书柜里翻出珍藏已久的古巴雪茄，赵师傅说：“潮了。”我撕开包装一看，果然潮了，闻起来像发霉的袜子。

我们点上赵师傅的黄鹤楼抽了一根，喝几口酒，又续上一根。他终于决定开口：“嗯，张师傅，我知道你是个实诚的人，不爱瞎说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听听就算，你要出去瞎说，别人也不能信。”

我不擅喝酒，有点脸红心跳头发晕，听到这话，倒清醒了一半：“赵师傅，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信，我算是服了。你是会相面算卦，还是请神扶乩，还是……难道是研究星座？”

他苦笑，眼角的皱纹向下垂着：“都不是，我啥也不会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真的，我要是会看相，会算命，会看风水，就不送外卖了，夏天热，冬天冷得慌，不容易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？”

赵师傅举起一次性纸杯跟我碰一下，抿一口白酒，“我不会算，不过我看见过今天这些事儿。我跟你喝过酒，喝的是二锅头，用的是一次性纸杯，酒放时间长了，滋味有点淡。”

“咱们什么时候喝过？”我咂咂嘴，这酒确实有点跑味了。

他摇头：“对你来说，没喝过。对我来说，喝过不止一次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我的脑子，跟别人不一样。”他举着杯，拿指关节敲自己的太阳穴，“从小没觉得，从啥时候开始的？从我媳妇得病那时候开始的。”

我说：“超能力？”

赵师傅说：“啥超能力，超能力我还送盒饭。我是脑子走得比身子快，身子没动弹，脑子就把什么事儿都做完了，那话咋说咧？黄连抹猪头，苦脑子。”

“这话又怎么说？”

“我结婚早，从家里出来也早，十七岁带着媳妇到武汉打工，我在工地搬水泥，她在工地做饭，武汉，长沙，上海，太原，呼市，惠州，深圳，北京，去过不少地方，挣了俩钱，没学下东西，一直当小工。到北京的时候，房价赶不上现在的十分之一，还不限制买房，我们计划开个小饭馆，她炒菜做面条都拿手，我干活不怕累，等挣了钱买个房。想得再好。饭店没开起来，她病了，开始说是腰疼，没力气，后来有一天晚上尿床了，我还笑她说跟个小娃娃一样，她说腿没知觉，挪动不了。就这么瘫了。到医院一查，脊背的骨头里面长了个瘤子，割了就能治好，可是手术有风险，要是割不好，就得瘫一辈子。”

“恶性肿瘤？”

“嗯，也不是，叫神经纤维瘤。那时候顾不上可惜钱，开饭馆的

钱做了手术，手术完了当时就说腿有感觉，把我俩乐的。能走路，就能干活，就能挣钱，怕啥。瘤子割了，当时好了，特别高兴。我们就打工存钱，过了几年，存了点钱，那会儿我们住在化石营村，出去坐公交车不是得走出去吗，早上我们提着东西去坐公交车，可能是东西重了，走着走着她说腰疼走不动路，我寻思我先去干活，她歇歇再去，就先走了。下午她给我打电话，说在医院，我这脑子就嗡地一下，啥也想不起来了，啥也不敢想了。坐在那儿，哭也哭不出来，就觉得为啥要先走为啥要先走，为啥不能多陪媳妇一会儿。”

“啊，复发了吗？”

“也不是，大夫说她身上又长了几个神经纤维瘤，说明体质比较容易长这种瘤子，要是位置不重要，就没啥事，要是长在不好的地方，还得出问题。结果还是骨髓里长瘤子，跟上次位置差不多，很快就瘫了。她每天说不治病了，不想活了，死了算了，我知道她心疼钱说气话，她比谁都想活。我也比谁都想让她活。”

“这次做手术了吗？”

“做了，砸锅卖铁，能借的钱借了个遍，把手术做完了。这次恢复得慢点，不过慢慢地，也能下地走路，一天比一天好，我规定她以后不能干重活，不能提东西，不能老弯腰。做完手术，我们搬到丰台住，借的钱还有点没用完，就开了个小卖部，卖点饮料冰棍香烟，为的是她不累。少挣点钱，慢慢还债。”

我听不下去，我总觉得自己的生活足够艰难，假装看不到别人的苦难。一旦听到这些故事，就觉得自己堕落得太奢侈，难以再心安理得地空虚下去。

我跟他碰杯，喝了一大口酒，辣得心口疼痛。“这下就好了。”我说，“借的钱慢慢还，总有好起来的一天，我不是也错过北京买房的时候了吗，反正现在买不起，以后更买不起，想开了也没什么。”

赵师傅把二锅头平分到两个纸杯里，晃晃瓶子，把瓶底剩的一点酒倒进嘴巴：“嗯，好了几年。去年第三次复发，还是那个位置，没钱做手术，我愁得蹲在医院外面抽烟，一夜抽了四盒烟。天亮的时候，我躺在花池上睡觉，其实也睡不着，医院一上班就要催缴费，几万块，拿什么交？”

“你说说脑子的事儿。”我不得不打断他的叙述，他说的越平淡，我越感觉疼。

“听我说，就是脑子的事。”赵师傅点头，“天亮了，我看见车子一辆一辆开进医院，都是好车，都是有钱人，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。当下顾不上什么了，我走到路上，找一个车最多的路口，在那儿等着，听别人说奔驰车贵，我就专门等奔驰车。等到一个黑奔驰开过来，正好是绿灯，开得飞快，我跑出去往车头一扑，心想把我腿撞断，把我胳膊撞断，赔的钱就能给住院费了。”

“这是碰瓷啊！”

“那时候没想到，其实就是碰瓷吧。结果那车开得太快刹不住，撞完我，还从我身上轧过去，我眼前一黑，啥也看不到了。等睁开眼，看见一片灯明晃晃的，周围乱七八糟都是人。然后是一片黑，有人说：‘完了。能找着家属吗？快找找家属。’那时候我忽然知道，我死了。”

我盯着赵师傅，赵师傅瞧着酒杯。我忍不住伸手摸他的手背，热的。

“你……现在还活着。”我说。

“谁说不是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还躺在花坛上，太阳没升多高，车子一辆一辆开进医院，背后是住院部大楼，媳妇在七层的病房住着，等着我买早饭，等着我交住院费。啥都没变。”

我牢牢盯着他，直到确定他不是开玩笑。

“喝酒。”我不知该说什么。幸好有酒，自古以来男人和男人之间都是这么化解尴尬的吧，我猜。

5

“所以你其实没死。”

“没死。”

“那你是做了个梦。”

“也不是做梦。”

我们喝掉杯中酒，把酱牛肉吃光，我站起来从橱柜里拿出一袋鱿鱼丝。“冰箱里还有啤酒，燕京的。”赵师傅提醒。我按照他的指示在冰箱冷藏室最里面找到四罐啤酒，根本想不起是何时放进去的。——他显然比我更熟悉这间屋子。

喝完白酒身上发热，赵师傅脱了黄色制服外套和厚毛衣，一边喝着凉啤酒，一边继续给我讲下去：

“说到哪了？哦，我那时候迷迷糊糊，以为做了场梦。早点摊买了豆浆油条，上楼看媳妇，媳妇见面就骂，说来得恁晚，可把她饿坏了。我服侍她吃完饭，出去找医生问住院费的事儿，医生说账单一天赶一天，账上没钱了就得存，手术嘛越早越好，这一两个月还行，拖久了有危险。我思前想后，觉得不管咋说，手术还是得做。拿手机翻电话本，一个挨一个打电话，谁肯借咱钱啊，根本都不接电话，最后我给我爹打电话，我爹说他存了五千块钱准备给猪场安个加热板，我急用就先给我，又说我舅舅最近做生意赚钱了，让我回家跟舅舅借钱。我就跟媳妇说了声，买票回老家。”

“借到钱了？”

“没。我舅舅不借，说是流动资金，借不出来。不过他给我指

了条财路，说让我跟他到新疆做生意，两个月，挣十二万，车费住宿费他出，我净赚。”

“呀，这生意赚钱快啊。”

“我急病乱投医，给北京打个电话，跟着舅舅开车去了新疆。结果去了一看，你猜做啥生意？运白粉。从塔城弄进来，运到乌鲁木齐。北京上海都不兴吸白粉了，新疆甘肃生意最好，运一次，给十万，我舅舅押车，拿八万，我开车，拿两万。两个月跑六次，就是十二万。”

我坐直身子：“贩毒？”

赵师傅点点头。

我咳嗽两声，重复：“贩毒啊。”

赵师傅肯定：“嗯，贩毒。为挣钱没管那么多，也不害怕。塔城到乌鲁木齐六百多公里，开一夜就到了，但怕缉毒警察设卡，都是绕小路，风声紧了就找地方等几天。前两次都成了，第三次走到昌吉，被警察堵在加油站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，当时我脑袋轰的一声，心想完了，这辈子怕是见不着我媳妇了。”

“贩毒可是死罪！”

“可不是嘛。赶上严打期间，死刑。”

我揉着太阳穴，问：“可是你还活着。”

赵师傅答：“嗯，醒过来的时候，正在北京回老家的火车上，快到焦作了，离老家还剩五百里路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我想了想，“是你回老家问舅舅借钱的路上睡着了，梦里跟舅舅去新疆贩毒然后被枪毙，对吗？”

“我当时是这么以为的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回到老家，提着烟和酒去找舅舅借钱，舅舅说是有点

钱，都是流动资金，借不出来，除非我跟他去新疆做生意，两个月，给十二万。”

“……跟你梦中的情节一样？”

“一样一样的。我当时吓出一身冷汗，转身就跑。回去跟我爹一说，我爹说你个信球脑子让驴踢了，梦见的事情能当真吗？我说爹那就是真的啊，监狱里吃的馍馍啥滋味俺都记得。”

“所以跟你碰瓷被撞死的梦一样，全都是真实有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对吗？你的梦有预知能力！”我一拍桌子，“所以你才知道蛋蛋会掉进水池，才知道我冰箱里藏着燕京啤酒，原来是这样！”

赵师傅吐出一个烟圈：“嗯。”

“猜对了？”我兴奋地站了起来。

“不对。”

“……喝酒喝酒。”

## 6

这世上有太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，比如总是莫名消失的一次性打火机、永远配不上对的袜子、在你褪下裤子面对电脑屏幕准备自娱自乐时准确响起的电话铃声。我从小相信超现实事物的存在，相信有个灰色的未知地带装着人类所有的迷惑、恐惧和敬畏，既对这些事物充满好奇，又害怕而不敢太过接近，有时理性，有时迷信。小时候的大脚怪、51区、幽灵船、尼斯湖水怪、鬼魂照片，长大后的圣亚努阿里乌斯之血、荷兰人金矿、双鱼玉佩，我不敢说自己是神秘主义者，但从来敢于接受超自然的解释。

今天面对赵师傅，一位普通到毫无特点的城市打工者，我感觉到某种东西正从他稀薄的头发、眼角的皱纹、秋衣领口的汗渍和夹



杂着酒气的呼吸中散发开来：一个谜题。

失业几个月以来，我首次感觉到活着尚算件有趣的事情。

我们碰杯，喝完第一罐啤酒。赵师傅没有再卖关子，他从大衣兜里掏出一张饭店宣传单，抚平折痕，用圆珠笔在背面空白处画了一条直线：“后来我大概理了一下。张师傅，我这么给你讲吧，容易听明白点。”说着话，他在直线的一端添上两笔，把它变成一个箭头。



“好的，我看着。”我把餐盒扒拉到一边，盯着他的笔尖。

“一个人，好比就是你吧。人活着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就是从一个个点，到另一个点，一直往前走。你从这儿，走到这儿。”赵师傅用笔沿箭头方向虚画。

我点头。

“我身上出了什么毛病呢？我的脑子，走得比身子快，就是说，在我脑子里面，提前把这条路走了一遍。”他画出一个平行的箭头，但以虚线组成，“实际上不是真的走完了，是在我的想法里面走完了。当然，在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真的，但实际上是假的。到这儿，听懂没？”

我似懂非懂地点头。由于表达能力的问题，赵师傅的话既没有精确用词，亦缺乏逻辑，我只能勉强理解。

“第一次，我被车撞了，没走多远。”他画个短短的虚线箭头，“第二次，去新疆走了一个月，走得挺远了。”他画个稍长的虚线箭头，“都是脑子里面走的。”

